

萬綠點紅龍進溪

□黃維樑

「我們簡直是在搏鬥，與激流搏鬥！」在「兩壩一峽1號」客輪上，一位筆會之友還在津津講述昨天「楊家溪軍事漂流」的經驗。或者應該說：在驚驚講述……這次三峽筆會的第一個旅遊項目，竟是驚心動魄的軍事之旅。諸筆會之友投筆從戎，穿上迷幻軍服，參與這場長達七點五公里、歷時三小時的戰役。蘇賦寫赤壁江邊的「亂石崩雲，驚濤拍岸」，稍一改動，成為「亂石崩雲，驚濤拍艇」，可以用來形容其險情。最高齡的筆友李先生，「年方」七十七，漂流時目睹橡皮艇上的一雙男女，情波翻舟，男的勇護佳人，險境促進了愛情，以大擁抱結局，成為漂流的佳話。李老本人則老而彌堅，在共濟同舟的筆友牽攜保護下，化險為夷，安然經過怪石與湍流，完成壯舉。另一位筆友老古，運氣稍遜。溪水的衝擊力大，成為洪水，而橡皮艇不是挪亞方舟，因此他衣衫盡濕，中午吃下的山珍海味因為舟的翻騰而引起胃的翻騰而出口而還諸自然山水。我笑對老古說：「李老漂流歷險180分鐘，終於高奏凱歌，是尤利西斯（Ulysses）；吾兄還沒有到達這個境界。」

「兩壩一峽1號」在西陵峽長江上向西航行，筆友談笑間經過「強虜灰飛煙滅」的石牌舊戰場。江水土黃色，使人聯想到裏面布，也想到軍服。六十五年前，抗日期間，日本十萬大軍猛攻鄂西，石牌鎮據江峽天險，我軍死守死戰，殲敵二萬多人，阻擋日軍繼續西進，守住陪都重慶。史稱此役為東方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我軍陣亡者也達一萬五千之數，戰況慘烈，血流染江可知。不管敵軍我軍，藏青土黃的軍服，與江水同色；滾滾長江東逝水，士卒與將領，都被浪花淘盡。

來不及細細細懷先烈，客輪已抵達龍進溪碼頭。葛洲壩和三峽大壩相距約四十公里，在二者中間，在長江南岸，有這條名為「龍進」的淡水。淡水流進長江，龍呢？龍由溪進入長江，還是由長江進入溪？無從稽考。只見長江北岸峭壁，石塊與樹木顏色斑駁，經導遊解說，顯出龍首，更現出隱約的龍身與龍尾。龍首端端對着溪口。我們彷彿在解讀一首朦朧詩，悟得要領，見龍在峽壁。另一意象又出現了，也是龍的形象，是龍首龍身龍尾的橫切面。兩條生龍活龍正騰着，我們這群筆友，面對大自然的造型造化之功，愈看愈感驚奇。原來陌生的龍進溪，於是有了個具體的背景，和進而一窺究竟的理由。

土黃的江水，在江溪相接處，截然對比出一泓碧綠。長安的涇渭濁流還是涇濁渭清，難以劃清界線；龍進溪口的溪綠江黃，則是最戲劇性的對比鮮明。龍進溪這條龍有變色的本領，從土黃中變出了碧綠。溪水是一頃一頃的平靜碧波，是翠玉熔解液化後冷卻到攝氏22度。你知道其溫度？因為我俯身掬水，感覺清涼。雙目如果成為口，那麼我鯨吞或淺啣的正是這綠色的瓊漿玉液——翠玉之液。溪畔是茂林修竹，青綠參差倒影於水面，為色澤加上了深淺的層次。現在是盛夏，如果是春天，定有一片桃花林，落英繽紛。現在眼前盡碧綠。雙目如果成為雙耳，那麼我聆聽的一定是G大調奏鳴曲，以田園山水為標題。這裡的G等於GREEN，甚至可以加上另一個G的GRAND。對，是GRAND GREEN，偉大的綠色。我這用大楷寫出GRAND GREEN，因為這是氣象恢宏（grand-style）的綠色。對於長江的土黃，龍進溪之水，是一場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三峽筆會諸友，從武漢、天津、香港等大城市的石庫森林來此相聚，享受革命後的綠色和平（Green peace）。

雙耳真的聽到聲音：樹叢中逸出了嘹亮的山歌。我舉目四顧，是從小小吊腳樓一點紅放飛出來的。一個紅衣姑娘及其音符點綴着千萬的綠。沿着溪畔小徑漫步，與眾筆友指點山水，一點一點的紅陸續地出現。小舟上撐着竹篙的姑娘是另一點紅，大船上撒網網網的姑娘是又一點紅。這些如星星鑲嵌於天宇的姑娘，紅衣紅帽，近觀時明眸皓齒，垂着辮子，屬於土家族或漢族的，是龍進溪美麗的小龍女，為遊人而唱歌而撒網而微笑。小龍女還浣洗衣裳；溪邊有兩個姑娘蹲着，在淺水中洗弄衣物。這不就是古代若邪溪邊的一個既歷史又文學的畫面嗎？我作中距離觀賞，並以手探入應該也是二十二度清涼溪水，看看時光是否也像溪水一樣流動，倒流至春秋時代。這時發現一位筆友雪先生，已舉起攝影機，一按次按三按連續按取了美的資產。

與眾筆友在綠色中穿插，邊走邊看邊談文藝。兩岸三地的文事，包括綠色環保文學，都是話題。「綠溪行，忘路之遠近」，像陶淵明寫的一樣。如果把「綠溪行」寫成「綠溪行」，這個形似而誤的錯是可以寬恕的，而且說得通，在這條綠色龍進溪上。如果「綠溪行」寫成「綠綠溪行」，那就不正確得簡直美麗了。忘了遠近，忘了時間，不能忘的是溪頭的一匹瀑布。這水是、音量最大的白色景物，為綠色龍進溪的靜謐平和增添了色相。又綠綠溪行，忘路之遠近，過了橋，知道已到溪水的另一岸邊。

雙目餐碧飲綠，行行重行行，忽然「土地平曠」，屋舍在焉。一看，兩個姑娘正在舍外息息，和怡然的村婦閒談，撥弄着手中衣物。一盞茶工夫之前的浣衣小龍女，正是她們。這是第二次邂逅，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旁邊的雪先生如何肯放過對其中一個小龍女大攝特攝的良好機緣？正面側面莞爾微笑，戴帽不戴帽獨照合照，一張張的麗觀瞬間存入數位相機之中，等待日後傳送印製成為龍進溪而非若邪溪的西施。我說，這個十六歲的小龍女就是西施了。這個西施不在東吳，而在西鄂，在西陵峽，在中國接近四川西藏的西部。她是西西施。十多年前，我在武漢旅行，感想之一是湖北多美女，昭君就在湖北的秭歸，而這位西西施是昭君的芳鄰。我們打聽了西西施的本名，交談了幾句，已落後於一群筆友了。行行重行行，到了吊腳樓外空曠之地，多個小龍女已在表演土家族的婚禮了。土家族姑娘出閣前，有一反三吧的習俗，衆小龍女演出的這幸福的哭泣，穿着喜洋洋的紅衣服。「如果由西西施來扮演新娘，應該更為理想。」筆友中有入這樣說，硬要美者多勞。

長○字形的路線，把我們引到溪行的終點，也就是起點，江溪分野的土黃碧綠重現於眼前。這是個可以一行再行的圓美之旅，不必像陶淵明說的「扶向路，處處誌之」（沿着來時的舊路，處處做記號），龍進溪是個不會令人迷途的桃花源。

諸筆友中，坤堯兄和我都沒有參與楊家溪「軍事漂流」的行動。失諸彼溪者得於此溪，龍進溪在千綠萬綠中有點點紅之美。「軍事漂流」的刺激驚險，加上石牌保衛戰，仿如荷馬史詩《奧德賽》的情節，龍進溪的綠色和平和安寧幽美，則是我眼中和心中的桃花源。

（附記：這次三峽筆會，由武漢作家協會等舉辦，於2008年7月12日至14日舉行。黃坤堯兄為此寫了多首詩，其《龍進溪》云：「龍進溪深草樹青，一泓瀑布漱寒星。土家嘹亮歌聲上，三峽江村太古寧。」）

酒香不怕巷子深

《追憶似水年華》出版前後

□韓滄麟



一 一個心願

我在北京大學西語系法國文學專業就讀時，老師就重點介紹了普魯斯特和他的代表作《追憶似水年華》（以下稱《追憶》），讀過這部巨著的片段，留下了深刻印象。這部巨著由7卷小說組成，長達200萬字，書名分別是：《在斯萬家那邊》、《在少女們身邊》、《蓋爾芒特家那邊》、《索多姆和戈摩爾》、《女囚》、《女逃亡者》、《重新找回的時光》。

小說以回憶的形式對往事作了回顧，有童年的回憶、家庭生活、初戀與失戀、歷史事件的觀察，以及對藝術的見解和對時空的認識等等。這部巨著沒有動人的離奇曲折的故事，作者感興趣的，是以藝術的形式展現自己的內心世界和對生活的種種感受，認為這才是無形的時空中的真實存在。他力圖擺脫時空的規律性，企望以藝術手段再現無意識中流失的真實；他認為，只有感性的回憶才能賦予人們認為已消失的東西以某種生命力，時間是這部小說的主人公。作者憑藉了自身的智慧和想像力，使時間變得具體、生動、完美。作品的風格不是線性的，而是一面多稜鏡。普魯斯特自己曾說過：「《追憶》猶如一個大教堂，虔誠的信徒在裡面慢慢才能學到真理，發現和諧的所在。」

因此可以說，普魯斯特的《追憶》是文學現象的一次新的嘗試，他徹底改變了法國以巴爾扎克為代表的，用典型的現實主義手法創作小說的傳統觀念，革新了小說的題材和寫作技巧。實際上他是文學中意識流創作手法的開山鼻祖，亦是他身後流派繁多的新的小說形式的啓蒙人。

八十年代，我國改革開放伊始，各項事業蓬勃發展，外國文學翻譯出版也呈現一片興旺氣象，法國幾乎所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都很快被譯介過來，唯獨少了一個普魯斯特和他的《追憶》。我明白，要翻譯這部以長句聞名的意識流作品難度非常大，而且出版後讀者未必能看懂，銷量受影響，結果很可能是事倍功半。可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早已以自己的文字譯介這部作品了，甚至不止一個版本，而我們這麼一個泱泱大國怎麼能不沒有這部譯著呢？我們廣大的中國讀者又怎麼能對這樣一個文學現象茫然無知呢？要知道，具有權威性的法國《讀書》雜誌公布的歐洲10名「最偉大的作家」中，普魯斯特次於莎士比亞、歌德、塞萬提斯、但丁、卡夫卡，位居第六，在法國作家中可是名列首位啊！

這個心結困擾我很久很久，也可以說，我入行出版界的因素之一，就是希望實現我的一個心願——組織翻譯出版這部巨著，從而填補我國外國文學領域空白。

二 好事多磨

幹上編輯這一行後，前兩年是熟悉工作、積累經驗階段，我沒敢把這個選題提出來，但心裡癢癢的，總在等待合適的時機，這即是社領導恐怕連這個名字也沒聽說過；二是社裡的經濟效益並不好，即使提出這個選題，能通過嗎？於是我採用迂迴戰術，先是不斷吹風，讓他們對該書加深印象；二是寫出詳盡的選題報告，促使他們下定決心。我在進入出版社之前，已經算是資深譯者了，他們也都知道，我不僅有翻譯方面的經驗，也認識國內廣大譯者，其中有一些甚至是我的親朋學友，換句話說，相對而言，我是有能力完成這項使命的。領導躊躇再三，一議再議，甚至發動群眾參與討論，最終決定先出一部投石問路。我多年的夙願終於有實現的可能了，但心裡的壓力可想而知，時時惴惴如履薄冰。這部書的組譯工作十分艱巨，諸如選擇版本，物色譯、校者，擬定翻譯要點，制定人、地名索引、複製註釋、約請專家寫序等等；當時的出版條件遠不優現在這樣優越，編輯可以有啟動資金進行調研，動輒組織編委會，請客送禮什麼的，我一個人單槍匹馬，電話成了我主要聯絡工具，經費有限，僅僅出差了一兩次上海和北京。在我約請的參與這項工作的人員名單中，北大的羅大岡、徐繼增、桂裕芳教授都是我的老師，其他人不是我的同窗學友，就是我熟悉的譯者。起初，大部分人都認為這件事「功德無量」，但又憂心忡忡，因為該書太難譯了。我苦口婆心，曉之以義、動之以情，一遍遍相求，一個個說服，最後，翻譯班底終於搭成了，徐老師更是勉為其難，率先譯成該書人名詞表，以便分發給諸譯者以求統一。當時的工作十分繁忙，好在自己正年富力強，有一股衝勁和幹勁。我至今仍記得，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睡上床就希望白天早起來到，盡快接着幹。鄰近的印刷廠跑了無數次，交道打久了，廠裡的一些職工都成了我的朋友；至於拿到譯稿後出現的形形色色的問題就更難以計數了。困難一個接一個克服，一個接一個出現，然而最棘手的問題，竟是原書名用中文如何稱謂。為使讀者有一個感性的認識，這裡不妨詳說定譯的過程，舉一反三吧。在大百科全書第II卷的有關條目裡，把《A la recherche de temps perdu》譯成《追憶逝水年華》，既然此譯法在大百科全書上出現，且譯名較美，也具有與原文相應的節奏感，應該說是較權威了吧。然而，一經議論，意見遠非統一，且譯名越提越多，各執己見，莫衷一是，以致以後醞釀了將近兩年，譯名仍然定不下來。

首先是「逝水年華」和「似水年華」的取捨問題。否定「逝水」一說者認為，這個「逝」字，出自孔子說的「逝者如斯夫」，但孔子的原意是指時光流逝的快的意思，與「temps perdu」不符；而曾鞏的「滔滔逝水流今古，漢楚興亡兩丘土」和孟郊的「四時如逝水，百川皆東流」中的「逝水」皆為名詞，與「年華」搭配也不甚妥貼。如一定要用「逝」字，不如老老實實譯成「追憶逝去的年華」為好。但後一種譯法味同嚼蠟，原名的韻味喪失殆盡，似也不可取。

北京大學徐繼增教授提出用「似水年華」較妥，因為「似水年華」或「流年似水」均為現成語，不僅形容時光流逝快，亦有時間一去不復返之意。但是羅大岡先生有另外的見解，他覺得《追憶逝水年華》或《追憶流水年華》都嫌拖沓，建議參考李商隱《錦瑟》詩中的「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句，還是改譯為《思華年》或《憶華年》三字為好，並認為此譯法頗能表達這部法國小說的情調。遺憾的是，這個譯名亦未能得到較多行家的認可。

當時社科院副研究員張英倫為首的同行認為不如直譯吧，即譯成《尋找失去的時間》。因為該書的靈魂是時間，作者也是圍繞「時間」兩字做文章的，不能因為「年華」兩字美，而損失原意的精髓；此外，最後一部《Le temps retrouve》即《重新找回的時間》與書名遙相呼應，寓意深長。但不少人又認為這樣的譯法雖無可厚非，但總覺得美感、韻味均欠缺，且與已經形成的習慣叫法距離較大，有些得不償失了。

《年華》派中的同仁還把其他國家對本書的譯名搬出來佐證。他們說：英譯本的書名譯成中文是《回憶往事》（《The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日譯本的書名也是《追憶似水年華》，為何中譯非得如此死扣字眼呢？《時間》派的同仁則反駁說：「縱觀全球，我國的翻譯事業無論從質量還是從數量上說，與電影配音的水平一樣，都走在世界的前列，我們大可不必鸚鵡學舌，人云亦云，不管怎樣說，在翻譯中，「信」該是壓倒一切的原則。」

此外，還有人提出《失去時間的追蹤》、《追尋消失的時光》、《追憶似水年華》等，各樹一幟，不一而足。

針對上述情況，我就法國文學研究會年會在京召開之便，召集了與會譯者及專家學者共二十來人開了一個有關的座談會。會上，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爭論持續了將近兩個小時，意見趨向一致，基本統一為兩種譯法，即：《追憶似水年華》與《尋找失去的時間》。接著，與會者就這兩種譯法又深入進行了討論，發言踴躍，氣氛極為熱烈，雙方各執其理，仍然相持不下。我為了確切掌握會場的動向，提議訴諸表決，想不到表決結果竟是9：9（有幾個棄權）。最後，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研究法國文學的著名專家柳鳴九提出，考慮到多種因素和實際情況，出版社出書時可用《追憶似水年華》定名，在寫文學史或評介文章時，可就書名作一註釋，或用《尋找失去的時間》作譯名，把《追憶似水年華》套上括號後，以免引起讀者的誤解。大多數與會者這才一致同意這個折衷意見。作為編輯，我也認為這是眼下最穩妥的做法了。

回憶往事，不禁感慨萬千。這裡順便說一句，當時我國的法國文學工作者以如此認真負責的態度，探討這部劃時代文學巨著的譯名，其精神真的是十分感人，值得當下同行的反思。

（上）

科·楚科夫斯基日記選譯兼註釋

陳瑛璇 譯

1966年4月18日

今天在作家之家為科尼亞①設祭後宴。我出席了。整天焦躁不安，啥事都幹不成。晚上來了一個傻乎乎的男人，與他一起我是如此的神經質，如此的歇斯底里，及今思之仍覺羞愧，但因為我整個心思都放到了作家之家——放到了墓地。據說，今天應有列夫·烏斯賓斯基，米沙·斯洛尼姆斯基②發言，在作家之家陳列了他的著作，科尼亞據以寫出《波羅的海的天空》的蘇聯英雄發言，一個七、八歲腦筋袋的男孩老在我眼前晃動，他在庫奧卡拉海濱那滿是石頭的巴爾特涅爾別墅奔跑，給自己講幻想故事，或者從水面亮出來，說：「爸爸，買一隻兔子……喲，這水真涼！……兔子！」不能相信，他眼下在海底躺在棺木裡，春天的河水漫過他，漫過他的頭顱！今天夜鶯開始啼唱，這到底是怎樣一種詛咒。

①楚科夫斯基的兒子，作家尼·科·楚科夫斯基（1904—1965）。蘇聯的二流作家，代表作《波羅的海的天空》以蘇聯衛國戰爭的海軍航空兵為主題。他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地位遠不如乃父及乃妹。但一門四個作家（包括孫女葉連娜）也算罕見。

②列·瓦·烏斯賓斯基，米·列·斯洛尼姆斯基，同為蘇聯作家。

譯者按：白髮人送黑髮人，欲哭無淚。

7月19日

索爾仁尼琴借妻子至。我只讀過他的《癌病樓》。他害怕「最高政權」弄到他最蹩腳的劇本，為內部推銷不惜把它印出來。他們想，讓政府要員認識劇本，從而對它作出判決。他假讀我的書《從契柯夫到現代》。仍未讀到卡達耶夫。《癌病樓》已交《新世界》。人們希望能刊出。特瓦爾多夫斯基同意了。但又酗酒——這個夏天第三次犯狂飲症。他建議用

《從星期四到星期三》的標題。索爾仁尼琴似乎對任何標題都不感興趣，除了這個，他把寫作獻給它。

我問他妻子：他們有錢花嗎。回答說有。甚至有外幣。她一個月能掙三百盧布（作為化學家）。阿·伊說：財產不在掙得多，而在於花得少。我告訴他：該買一雙新皮鞋了。他答道：我這雙鞋子才穿了十年。

為阿赫瑪托娃的詩集（列寧格勒版）寫序。

譯者按：索爾仁尼琴有極強烈的個性，否則也成不了大作家，他的消費觀真令人聞之噴飯。楚氏寥寥數筆，就把他鉤鈎了出來。

7月20日

小可愛瑪琳卡①，她長了一點智慧，不再信奉托爾斯泰的不抗惡主義。以前你搶走她的玩具時，她就抓一件別的，平和甚至溫順。無論怎樣撩她，她都樂呵呵的，似乎是一恬靜的化身。眼下她不再這樣，拼命地號。吃果子羹和湯——吃很多。無比的可愛。我把所有空餘時間都放到盡量讓她在搖籃裡坐起來，眼下她有一個要求：坐。她討厭騎着。我把一根木棍橫放在童車裡，她抓住木棍坐着——一切非常好，但眼下她撐着用小嘴緊貼木棍——只好讓她仰八叉地躺着，出於那非常可愛的性子，她不惱，不哭，只是又向木棍伸出了手。

索爾仁尼琴又遭到不幸。特瓦爾多夫斯基患上狂飲症前為《新世界》接受了《癌病樓》——患病以後以最堅決的方式推翻了這個決定。

①瑪琳卡，楚科夫斯卡婭的曾孫女。

1967年1月14日

閱讀作家協會關於帕斯捷爾納克會議的舊報告。佩爾佐夫和科爾涅依·澤林斯基①的發言尤其卑鄙。昨天麗達到家半小時，談及普寧娜母女把阿赫瑪托娃的遺產賣了個精光。

①維克托·佩爾佐夫，科爾涅依·澤林斯基

基同為蘇聯文藝學家。

2月8日

為第五卷文集忙活。文章極為沉悶，因文中無我。個人崇拜時代強加於我們的如此乏味的所有特徵。我還記得寫這些文章時的苦惱——毫無笑意。

米龍今天來。兩人一塊研讀《詩人與劊子手》，把所有的文章大改一通，希望藉此通過所有的檢查。

似乎已最後完成契柯夫。但排版後還想再看一遍。

譯者按：文章無我，乃為文大忌，以其千人一面，千調一腔，毫無個性。斯大林時代的文評，「四人幫」時代的批判文章，莫不如此。楚氏的反思雖時過四十年仍值得我們深思。



索爾仁尼琴在打羽毛球

花墟道品花

紫 丁

據說明朝末年就有花農在此叫賣終日聰明的農家女手中盞花盈滿一天淡香看數百年歲月春秋也如花開花謝故事而今，全世界的愛花者都會來此探望

吉祥祥和富貴花擺滿人心深處滿地錦和孔雀草掠起觀者遐想來自台灣的飄香藤叫你沉吟牽掛

產自洛陽的牡丹花令我魂蕩漾

奇花異卉都有自己的天地萬紫千紅原來有如此芬芳含笑而歸的中外客人染滿了一身花香

今夜，所有的繽紛美夢都會在心頭開放哦，花墟道品花，一頁人生的長青詩章